

# 醒世一斑錄

一斑錄卷四方外

琴川鄭光祖梅軒著

我自有佛

人生五倫之中所講無非君臣父子之事孔子曰某遊方之內者也人豈可從事虛無談空空於釋部哉然一片慈悲借為心法亦吾人之妙用也故余從未研求釋理亦未搜羅釋氏之書而所講之佛不妨就吾心言之所講佛理不妨就吾心之理推之庶幾遊方之外仍與遊方之內不相悖也此我之佛也

人窮可以學佛

古來為臣如文信國受執為子如匡章得罪為士如管幼安居遼

宇宙雖大彼無可享之福亦無可爲之事斯可以爲釋子而盡心於佛理矣

佛貴悟道

儒家之道必學以致之佛家之道須悟而通之學以古爲師以今爲據悟以善爲師以心爲據

明理儒難佛易

儒家明理甚難於位子臣弟友於德孝悌忠信本之以天理權之以人情體驗稍不熟有時而違情考究偶不到有時而悖義故人凡事皆昏理不明也遇事不昏行之而昏理不明也行之不昏値兩難而仍昏理不明也必也義精仁熟事無大小觸於心而立斷

明理之功乃無遺恨若佛氏之心不妨懞懞而大忌察察致傷先天渾然之元氣也但恐欲之不淨不患理之不明故儒貴窮理佛貴悟道窮理可以勉致悟道必出自然蓋能保其渾然之天眞而諸欲退聽則妙悟隨之矣

去欲儒易佛難

欲有欲中之欲理中之欲色聲香味爲天性之害此欲中之欲也若克伐怨欲意必固我亦足爲義理之累此理中之欲也欲中之欲在定性以節之理中之欲在明理以消之理亦有理中之理欲中之理孝悌忠信理中之理也若色聲香味而得其正亦孝悌忠信之人所不能廢此欲中之理也聖賢謂理中之欲須盡去而欲

中之理不妨存佛氏謂理中有欲須盡去而欲中無理可畧存學聖賢者自極卑至極高如千層之餅盜蹠欲少殺一人便是寡過仲尼未到從心不踰矩尚是未能故欲寡其過而未能一語是說盡學中之況味而並無止境者也若釋氏之學分上下欲未去盡雖絲毫之欲必為累終在下一段也欲已去盡雖絲毫之理即是道已臻上一段矣

佛為隱者

佛保其渾然先天之元氣不下視他物而位地獨高大公則無我愛護則無偏包容則無外揆其氣象是在羲軒堯舜之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氣象也但羲堯有治法而佛無治法則謂佛

爲義棄時之隱者可也

心無罣礙

聖賢之道不但貴仁義也更要無入而不自得佛家之道不特貴慈悲也更須心無罣礙其理同也

先天後天

佛之理出於先天儒之理本乎後天先天則其道普遍覩胎卵溼化諸生儼同一體於是以空空之理點化羣生欲羣生共悟當前之事皆夢幻泡影俾屏嗜絕欲相讓無爭以免劫海之苦厄後天則其道用權親親較重於仁民仁民較重於愛物先顧重者後顧輕者不克兩全則舍輕就重其道本五倫以立敎本仁義以行政

俾生人共知我生之事無非天理人情善者以勸惡者以懲同臻至治而後已

佛是心法

儒自致知格物以至均平天下內而聖外而王有心法又有治法卽草茅未出之時蒼生早已屬望自己亦志在壯行修身實爲治人地也佛之所處必萬無可講治法之理於是不爲治法討自正心誠意至修身而止故其敎若斯

儒自公卿以至凡民何人是佛佛言大千萬千之衆未嘗分尊卑貴賤似兩相悖矣然如來卽仲尼之心仲尼卽如來之用

佛之心法在大學爲明德在中庸爲至誠在論語爲仁見凡人之

罹於苦難也則救之己不能救亦無可如何見人之將入苦難也則點化之不克點化亦無可如何若一揆度如何救此苦難之人則拯民水火卽儒者治法之大若一揆度如何使人不入苦難則禮義以爲教干戈以爲防久安長治又儒者治法之大

三教同源

仲尼見世不可爲亦有浮海居夷之念此不必虛語也若世事再甚於春秋其安身之法只得如是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也所謂天下無道則隱也行道之望既絕則蕭然自得抱道而藏者卽仙人也若在蕭然自得時忽念刼海之衆生可憫終須救其苦難卽是佛法若嫌善念無可致力須入世救援又是仲尼

生人皆有可憎之處而亦皆有可憐之處仙人看出人人皆有可憎之處而離棄之計爲甚智非一味孤高也佛氏又看出人人皆有可憐之處而慈悲之念得其眞非一味姑息也儒者則明知離棄之計爲一偏而慈悲之念亦不可虛設於是入世救援

阿彌陀佛

以念佛爲有益乎則於己何修於人何補於造物何功必也此心諸欲既退萬理齊融忽發慈悲之念無以自解念阿彌陀佛一聲意自丹田熱血中發而聲亦自丹田熱血中流出其不能自禁者如有痛而呻吟如有喜而歌詠亦如欲銘勒其慈悲之念而不敢忘亦如欲克伸其慈悲之念而不能遏一聲佛號三界聞之衆生

爲之喚醒諸慾爲之斂退

慈悲之動於中也口無以爲詞只得念阿彌陀佛容無以爲文只得合掌而拜世人所爲無狀皆不克自省自悔日日混設佛像拜之混攤佛經念之謂可以消災降福則其計大拙其理大悖宜乎不祥之事疊至矣

懺悔

儒家殺人必抵命若不抵命雖痛自知悔無當也力能改過亦無當也釋家之懺悔何爲哉蓋懺悔原非暫時思悔也若有所顧忌而思悔則無所顧忌而又循故轍必也化以佛氏慈悲之心力悔前愆幾不解前日何故爲此不善前之我非今之我也前之有害

於人者不啻我自害自己焉於是一切冤毒之氣如氷之消如瓦之解此乃先天之教無法之治但人能如此其德性已入於佛道又豈易易乎

學佛不可强致

色聲香味人之大欲存焉佛皆化解之一歸於慈悲樂善然佛之爲佛慾根已拔籌於儒者之安行而常人學佛慾根深固倘難學儒者之勉行是以初學而發慈悲須先尋不忍之故初學而思去欲須先尋化解之由若出强致之功以爲學其能久乎

人心本渾然穆然求乎心之所安則從理縱其心之所樂則從慾從理則萬善生從慾則萬惡生善惡同在一心猶人同居一室也

學佛者須自問心中明幾善從而推致之務使有善必彰又自問心中萌幾慾從而排解之務使根株胥拔情牽難割需慧劍斷是不可以不戰勝也

視善如涯岸知所向也視善如至寶好之深也善即是我我不見善則與善胥融矣視慾如蟊賊畏之也視慾如惡臭惡之也慾自爲慾我自爲我斯諸慾不染矣

佛爲至樂

人事事求樂而樂中每罹至苦佛事事皆苦而苦中實寓至樂佛之苦佛能安之常人不能也佛之樂佛能知之常人亦不知也既不能又不知如之何可强

思佛可以却病

凡人之疾可以藥治者不過命運中一時之晦無關先天福命若有暗病或從先天帶來及有心疾或從思想抑鬱而致則求醫無效者信佛有靈先奉齋矢願淸心寡慾惜福養眞而後時時懸擬一佛像上下左右如或見之時時卽佛之所以爲佛思而解之

一曰佛何以低眉以其憐憫劫海衆生也

二曰佛何以含笑以其有樂於心也以其莫解乎人也道若不明則常隨劫海道今已得則常登彼岸此樂而笑也道在至近而人遠求之道爲人人可得而佛獨得之此莫解而笑也笑故無已時也

三曰佛何以金身以其身之固也絕情慾則腎氣不減懲忿懥則肝氣不越薄滋味則脾氣不嬌寡言語則肺氣不耗含思慮則心氣不虛如是而寒暑不能侵古今不能老其身與精金不異矣故謂之金身

四曰佛何以跏趺以其不蹈俗塵也

五曰佛何以坐蓮花以其潔也生人之慾濁似汚泥諸佛之法若似蓮花去人慾而明佛道不啻透汚泥而發蓮花也佛之所處宜然也

六曰佛何以背火焰以其有眞火也凡人之身眞火藏於命門動之以慾生男育女而眞火不完佛慾心不動眞火乃全統貫一

身則氣血强於內疾病祛於外此火使之有形可從七竅放出藏於無形其氣祗從背後上蒸非有拏妖捉怪之術而一切妖邪不正之氣近之如毛之被燎焉

右心法六條養靜者須虔誠思想極之造次顛沛而不亂隱微夢寐而不忘嗜慾祛矣更行一切方便保養陰騭以濟之則可以回氣運於先天有缺陷者缺陷可免而過有疾病者疾病可滅而輕捫心自誓餘生不犯陰刁刻薄驕矜等過而永守之原可盡享其命中所有之福以終天年此取法乎上也

附祛淫心法

目中懸一美女在前心為之解曰是女雖美不足愛也由其前思

之自始生以至襁褓百般汚穢由其後思之自始衰以至老耄頭童齒豁百般醜劣今之美色不過偶然耳何足好而且有甚美者必有甚惡儻彼別有所好而至與我相惡情何以堪卽義不違盟而或遭離別或遭患難或遭貧窮夭折又何以堪然則天地間生此美色原爲誘人墮入刼中如捕鳥者之用網釣魚者之施餌我竟吞鈎入網乎哉時時將此念輾轉於中雖愛慾亦知所戒淫魔當從此謝絕矣卽一切思想之疾宜亦從此漸瘳矣此取法乎下也

## 心佛總論

我之言佛乃運佛之理入我心非放我之心以從佛也旣畧明其理於前又總言其理於後

佛無福蓄積而成大福人有福暴棄而至無福佛豈異乎人哉
天下之物皆自無而有亦必自有而無若能看出無者爲常有者
爲暫此佛之所以萬事空空者也
生人享福之處皆百物遭劫之場若能看出不忍造孽之故此佛
之所以自甘淡泊者也
目前快樂之事即日後苦難之根若能看出塵世享福之人皆自
唉其身之肉此佛之所以惜福者也
天下豈無道岸衆生自墮劫海若能看出大千萬千之衆到處無
非苦難此佛之所以慈悲者也
世上本來無事衆生自尋煩惱若能看出此往彼來之衆所爲盡

無著落此佛之所以淸淨者也
至理豈能口喻生人枉費辯言若能看出傷煩傷易之儔所語均
非切當此佛之所以緘默者也
佛有色乎曰佛無色也丹宇朱楹非所以爲佛也
佛有聲乎曰佛無聲也晨鐘暮鼓非所以爲佛也
佛有臭乎曰佛無臭也焚旃爇檀非所以爲佛也
佛有味乎曰佛無味也山蔬玉版非所以爲佛也
然則佛生何時曰自古及今皆無佛自古及今皆有佛一朝悟道
人皆佛也然則佛在何所曰四方上下皆無佛四方上下皆有佛
一念慈悲我亦佛也聊繪兩圖以俟徹悟

運佛之理入我心圖




此則我之佛也
均已詳之於前

放我之心以從佛圖

此乃世之佛也
須急闢之於後

## 闢佛論

吾人生長儒門以云佛之爲佛眞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乃世俗競稱佛爲西方聖人因思西方乃天竺與西藏耳西藏民風好佛嘗閱金川瑣記維西見聞紀衛藏雜記諸書與訪之至其地者知之其俗男女聯姻之後兩家各放男女出門遊蕩女與他人苟合歸而生子其女乃嫁所生之子悉奉爲喇嘛即彼地之僧也長則一鄉信奉愚氓忘年失物莫不瑣屑問之喇嘛所答之言雖極謬而愚氓究以信奉終也尤可慨者愚氓父母將死則延請喇嘛而問何以葬曰天葬則以筐盛屍而懸樹杪聽惡鳥之啄食曰水葬則以席裹屍而委長流任波臣之出沒曰火葬則以薪坐屍而

然烈火令祝融之燔灼或彌留一息僅存尚可暫延片刻而喇嘛所命孝子慈孫不顧也蓋謂氣絕而葬其魂已下地獄是以如是其急也一方中共推喇嘛之最尊貴者曰胡土克圖即華言活佛也詭云能知過去未來以惑鄉人鄉人夫婦時來瞻拜活佛擇其婦之美者近之鄉人夫婦並以爲榮夫入廟燒香中土尚垂禁男女混雜乃夷地祗園反與春風相識若此乎又聞秋坪新語所記乾隆四十五年後藏活佛來朝士女敬禮爭以手帕襯地任車輪過去以收其跡至京兩月並無法術但以能知過去未來自詡時有知其欺僞者往謁而叩以死期活佛漫以後之某年月日對於是而笑其妄越數日活佛即以出痘死時傳一聯云杳杳三魂活

佛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蓋輕之也夫氣色榮枯智者何能察人壽修短乃神通遠著竟與俗士昏庸不異乎若北土長城以北亦有喇嘛亦有活佛大抵類是則天下何處何有眞佛哉我

朝德綏外藩凡遐方異域莫不因其俗而錫以殊榮是亦遠撫長駕之微意至內地梵宮禪宇聽方外之靜修飭藉爲神道之設教是亦太平盛事若民間無端奉佛念經本干律法吾人讀聖賢之書奉聖賢之教防微杜漸不得不自正其心以端儒者之所守故前所論佛論其理而已必須運佛之理入我心不能放我之心以從佛庶不致悞信異端以荒自己之學云

佛教自西藏行來藏地活佛食肉近女其教數千年於茲矣並不聞有茹齋戒淫之訓亦不見有中國相傳之經典可知中國佛教實中國自立之教中國佛經實中國自著之書但霑染西方之習假其名以惑蚩氓耳則西來之教已闢之於前而中土之惑不得不辨之於後

## 闢佛餘論

凡人一端大理則人人非之佛之說大不講理人竟無有非之而且多附和之者夫生人男女情慾乃天地自然之理聖人但節之以禮耳佛則以此爲戒試思人之得以有其身者孰不自男女情慾中來哉聽佛之訓則人類從此滅絕設使人類先佛而滅絕則

佛又何來蓋爲佛說者先未思其本韓文所以云人之好怪不求其端也

天下之物有貴賤之分而天下之人亦有尊卑之別聖人制禮以治之立法以防之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而天下治佛視路人無異至親僕隸不殊長上一切平等看待則本來治平之天下必因之大懮蓋爲佛說者初不思其後之流弊何如韓文所以云不訊其末也

天地間萬物並生無兩全之勢人之以生以育於草木則春種秋收於禽獸則寢皮食肉勢必然也若聽佛汎愛而戒殺則蟲魚爭長鳥獸偪人人類亦必滅絕亦不訊其末也然人之惑於佛者別

有其說

一曰佛補儒敎之缺耳原不要盡人學佛然何等人當爲儒何等人當爲佛藏於佛氏何害此殆强爲佛敎周旋耳

一曰佛之說原爲庸人勸非爲聖賢設也然與聖賢言之則聖賢自有立身之道夫亦何害若爲庸流言之在庸流之惡毫無可以勸化而一聞死後有鬼地獄可怕因共信超度之有法惡孽之可消行爲因之恣肆而相與佞佛營寺剎濫土木之工废禮拜廢耕鑿之務何所不至聖人明倫立敎而有佛如苗之有莠焉何足爲庸人勸哉

一曰佛實西方之聖人何可輕乎夫西方即西藏前言詳矣但東

方之國而奉教西方則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於何地
一曰佛屏嗜慾修身養性積久成道但生人祗有堯舜孔顏一道
其理出於天大聖大賢體而行之固無所私亦無可變也若此
而出者即異端左道惑衆悞人倫理壞人心術之事佛如有道
可成亦不過絕其後嗣使祖宗不血食便宜自己一身耳但其
便宜之身安在便宜之鬼所謂成佛者又安在何皆使人不得
見乎切慮子虛烏有事出無徵而悞人入陷阱也人可不自醒
悟而甘為所悞乎況嗜慾乃人體質中自有之性被戕者修鍊
之始負一時勇往之氣以為不難永絕迨歷歲月之久諸慾如
夢之甦潛滋默動若人忽然獨有所見獨有所聞隱隱深中已

意所謂魔也若竟順其意盡反以前之所爲氣質抑久而復勢已可慮若猶顧戀以前强致之盟與魔相拒勢必驟發顛狂迷罔成病以即於死如云道力勝者魔不到真妖說也慾爲人所本有豈有不到之魔哉

余有好友諸慾無戒而好佛過情道光二年秋夜虔誠禮佛於書房忽見跪拜處方磚上透起觀音一尊金光爍目驚異掘地求之無所得覩所掘方磚一塊已碎而三磚上佛紋如繪他人覩之則無有也寶貴藏之越數年問之則曰近來覩磚上之佛模糊些矣蓋其爲貧祿祿奉佛有間也人謂是子何足動佛魔殊不知壹志凝神久必生魔此因其未屏嗜慾也若慾魔之至則性命難

保矣

又有貴家女悉心奉佛日冀大士來度一日午後憑樓窗看雲忽見彩雲一片漸近漸低至則接於樓窗大士在雲中招之女喜極跨窗登之墮樓折股　又僧靜緣言其師兄某僧誠求仙佛偶與同伴行武林湖畔伊獨見一綵舟華且大漸來泊岸則舟中八仙如世所圖畫者在艙笑言亦喜極躍登艙首則溺於水賴救援得不死余甚惜人能誠心如此却非庸衆可並乃漫事虛無致生迷惘儻有引之以入道義之門路歸於正學得其實其成就不大可望哉

附闢仙說

上世化民成俗異端無自啓其門及戰國時禮敎既衰楊墨遂出而混世墨子兼愛是兆佛氏慈悲六道之說也楊氏爲我是近道家修鍊成仙之說也後世學仙悞人與佛同售余并辯之

世之佞佛者猶止圖功於既死而世之求仙者直欲克保其長生蓋凡事皆可自主惟死生不可自主雖有孟賁之勇烏獲之力均無能爲役於是好修者漫誇元養之功欲速者冀藉丹丸之助然古今來果有仙人則仙人安在何大衆多迷而不悟也而人之惑於仙者又自有說

一曰仙人實居深山窮谷故人不得見然樵夫獵戶以及巖棲穴處之人深入崖谷而從不聞得遇仙人則何以故

一曰仙人實居天上然天上乃空虛無物惟日月諸星其質甚輕故能懸空無著萬無可居之理若云仙人居之於何徵信

一曰仙人實居三神山然海中果有三山則洋船萬千出沒於烟波浩渺之中者已無處不到即數萬里外之島夷亦無國不悉何竟無蓬萊方丈瀛洲之影響乎

一曰仙人視人穢惡萬狀故遠避而不得見然仙人亦人所成何避匿如此其甚況仙人豈無祖先墳墓何不見一來瞻視仙人豈無宗族後輩何不可一至提撕即人類而言有貞廉忠孝及經濟文章者其人且流芳百世何得概視爲穢惡而竟無有得見者乎

一曰仙人燒丹煉汞得道昇天然古來服金丹死者不少其人以云飛昇實無其事若燒丹煉汞乃妖術中惑人之事其云可以致富猶鍊筆籙之致貴也不知福命有定幻取從來應得之物暴殄於當前神仙果如是乎

一曰仙人由坐功服氣修鍊而成然鍊而成者其人安在夫造化有自然之理以云修鍊實重違之蓋妖術以成仙之說誘人修鍊久之苟不發病而亡亦必臌到而死多見以是喪厥身者而從未見其成也人欲藉此爲成仙入道之門眞受人欺而不悟者矣

一曰仙人能幻久爲暫幻暫爲久王子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盧生夢盡邯鄲黃粱方熟也然此乃好事者造爲幻誕之說以誑愚

夫何可便信爲眞

一曰仙人能隱形遁法騰雲駕霧預知以後之事夫隱形遁法亦妖術惑人之事騰雲御空龍雷神物實能之從未見有仙人也若前知後知乃術數之學何足爲仙蓋是皆兒童意中之仙人也尙可信爲眞乎

右言仙人與佛乃人世必無之物昔漢武帝一生傾信仙人挾術而來者不少及後悔悟曰天下安有仙人所謂仙人者皆妖人耳

道光十九年十月署兩江總督臣陳鑾署江蘇巡撫臣裕謙江蘇學政臣祁寯藻奏請飭下儒臣推闡

聖諭廣訓摘黜異端崇正學四言韻文一篇頒行天下俾民間童年誦習激發良知涵育薰陶風氣蒸蒸日上

惟天生民異質同性畀以五常統乎百行自聖及凡無邪有正本體既明趨向乃定惟聖覺世振頑啟愚防以刑政迪以詩書雷霆啟戶日月照衢提撕引掖惟善之驅緬思古昔俗美化醇豆觴知義箕帚明倫以忠於上以孝於親里因仁美鄰以德薰蓋惟先民正學是尚戶謹師承家遵蒙養行不履邪言不涉妄聖教既昌皇風斯暢爰有二氏曰老曰釋老主清淨釋宗寂滅爲教雖殊其指則一今之異端乃襲其說嗟彼異端何獨非民不知父子不知君臣若飲狂藥若墮迷津離經叛道與匪爲鄰匪之不除邪說競作

僞托師巫妄言禍福結會傳徒糾盟黨惡使我良民受其愚惑惟民之愚見異思遷謂可成佛謂可昇仙敎之不悟信之愈堅不惜軀命無論金錢嗟爾之軀生自父母望爾承先待爾啟後達固爲榮窮亦可守奈何不肖受其脅誘嗟爾之財辛苦所餘累非朝夕積自錙銖衣食所賴緩急是需奈何被惑罄其蓄儲今爲爾告爾其敬聽自來百邪不敵一正見晛雪消遇霜草隕身敗名隳曾不轉瞬不見異端男女同室廉恥道亡綱常理息如彼禽獸豈容天日一旦伏誅悔之無及不見異端菇素念經愚我黔首亂我儒衿生爲民蠹死受國刑殃禍不救而祝無靈不見異端創立民號敢肆譸張自外覆幬剪鋤於林碩鼠在道曾不崇朝首領莫保前車

可鑒覆轍當思何習其教更拜爲師念此蠢蠢哀我蚩蚩狂瀾不返噣其拯之乃飭疆吏乃命守土爲爾去莠爲爾除蠹殄此虺蛇投彼豺虎一警迷途同歸覺路自今庶民各守爾義農服耕耘士修孝弟商阜其財工勤其藝莫作非爲永保勿替更告爾兵武藝爲先冠不在美衣不在鮮武勇既備禮讓並嫺毋蹈非分永守勿愆矧今盛世何生不育化及昆蟲澤被草木飽煖有資俯仰具足幸生其時太平可樂勿干國憲勿犯王章各安本務共享平康秋田息蜡春社烹羊人其永壽天亦降祥

一斑錄卷五鬼神

琴川鄭光祖梅軒著

## 鬼神總論

鬼神乃陰陽造化之迹實主盛衰氣運之流行其隱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其著也塞乎天地沛乎滄溟而無窮極故自古聖賢未有不敬而事之者也至若輪迴地獄實庸俗之惑乃自古昔以迄於今自內地以及異域竟同然一氣而悞信之也余幾經考核幾經思索知鬼神爲天下本有之物非人死之餘靈愚人不諳其理而諂於奉事何哉蓋鬼神只是一物尊而重之則名爲神輕而忽之即稱爲鬼舉其要言之曰體物不遺也曰因人爲靈也若運衰

而鬼神不安則妖異生於不測運隆而鬼神效順則休徵成於自然爲詳言之於後

人死無鬼

南齊武帝時有大臣范縝者著神滅論謂人刀也神利也未有刀去而利存則未有人滅而神存其喻明矣然所喻更有確於是者爲細言之

人之骨節猶燈臺也

人之血肉猶膏油也

人背脊中一條白髓猶燈心也

人背脊中白髓上結成腦猶燈心上結燈花也

人之腦關竅於耳目鼻口而人靈應萬事猶燈花上發火焰而光照萬物也

人之有神猶燈臺上之有火也

人至老倦而死猶膏油旣盡而火自滅也

人遭疾病而橫死猶火遭風雨而滅也

人方死而身體尙溫猶火方滅而油盤尙溫也

人旣死而屍存猶火旣滅而燈臺存也然燈臺存者火安在屍存者神安在豈復有精靈爲鬼乎

## 論事鬼神

人謬以爲鬼乃人死之靈神則鬼中之長媢之或邀降福慢之孰

與祛災人愈愚祀愈虔河伯娶婦睢社用人由來舊矣若近世諂事鬼神何可勝道前者五聖淫祀幸除於湯文正公時爲康熙二十五年民間奉祀悉除惟上方山爲五聖主廟雖改奉觀音而日久又復私奉道光十九年裕公謙爲蘇州撫院治僧以罪將廟折毀私祀乃絕青蛙妖魃亦已澌滅而大江左右人之惑於是者楮帛香火歲費若何牲牢酒醴日費若何抑且男女混雜則風俗壞廢時失事則民力傷即一鄉一邑之中每歲迎神賽會動費不貲我邑北部划船起於嘉慶十年間製小船一隻長六七尺中供神像城民以次迎奉燒香還願者即其家敬禮城民虔祀歲無已時道光二年昭邑尊劉力爲禁革近年西城外鄭家橋民託樹神聚衆常邑尊練親往驅除歷數民牧德政重重而閭閻尚多悞信最可歎者貧民少官糧租籽升斗難償至於宕欠若供給鬼神

雖典衣剜債不敢吝嘗見飢寒交迫之徒問以積素奉事鬼神之費則必曰已夥且日不若是不至今日也嗟乎人之因愚而悞覺至是哉

體物不遺

天下之物多矣無處非物亦無處非鬼神此物之鬼神即是彼物之鬼神萬物之鬼神即是一物之鬼神大則山川河嶽小則門行戸竈以及人之一身何處非鬼神充滿而洋溢掘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乎

因人為靈

有人則鬼神有以見其靈無人則鬼神無以見其靈有以見其靈

則似人外別有鬼神無以見其靈可知人外別無鬼神人心以爲有鬼神則鬼神如其心以見其有人心以爲鬼神如是則鬼神如其心以見其如是所以鬼神每乘人心虛假爲寃鬼以作變怪又因人虔敬假爲神佛以示威靈畧引三事證於左

一聞鄰邑有甲乙二人比屋居一日同商於湖北甲則獲利乙則折本乙歸途抑鬱忽生惡念以便推甲墮江反大呼同舟之人救援時風帆迅疾衆不能顧置之乙至家假托甲折本忿投江祇以箱籠等事還其家餘皆乾沒甲家雖共參疑信然無可質實旋聞有善替亡魂者甲家延來作法攝小童之魂往替亡魂以歸卽藉小童之口備言出門及身死情狀乙知甚怖託病

臥床猶冀寃遠難歸既知甲寃替歸所言一如乙假托之言乃大幸其姦不破猶意替寃者之欺人也然慮人可欺天不可欺或難逃冥譴無何白日遇甲鬼謂乙曰爾今能不還我命乎乙頓喪寃鬼回家寒熱大作口作甲語索命其姦大露不免鬧於甲家其妻百計求爲超度不允數日乙遂死矣孰知甲墮江時適投魚網旋即得救流落窮途乞食以歸備知乙姦鳴官得實以乙既死嚴追乙家之贓還焉

此可証人之無鬼也但鬼則無命則有甲與乙一則命中自有之財人焉能佔一則作姦犯科祿命立刻折盡爲得爲失人細思之

又言乙平日爲人並不姦險且有一二小善祇以忿恨而忽動於惡天故稍從寬減俾得先以病死不至顯受刑誅也

一閭里中有某者家本裕一寺僧信其可託密以私蓄五百金授某以生薄息竟未立劵但憑紙摺取利記數而已後僧得疾臥牀自揣不起乃告其徒且使持摺往問某私念此財是十方所得其徒不肖傳之益其過耳遂萌吞冒之意竟堅稱已還其徒回告僧遂病革而死某惟一子次年亦死妻遺腹有孕及坐草某向無孫徘徊聽事冀得生男忽見僧從旁廊入內某驚駭追尋聞內作呱呱之聲婦女奔出告喜生孫某毛髮皆悚知必是僧託生索債悔恨無及是孫稍長即驕不肖之狀某知孽由自

作天譴難逃事事順之及長行動迥與人殊每一出必罄囊負債而回又僻嗜扛挑之事力頗健一日坐轎自探親回中途不愜令一轎夫坐而己擡之徑至家餘勇勃勃某死家遂破後其孫病頭多蝨大癢力索剃去其髮將死力索袈裟家人即往僧寺假與之乃死

某欺隱僧財適其家運亦將就衰故果報若此之速然五百之數一時傳語大衆皆知所以鬼神因人爲靈躍躍欲活也但其見僧入心虛也其孫之不肖天道也必欲削髮袈裟亦素認其身爲僧之後身也若竟信有鬼當再思之

一灤陽消夏錄記乾隆十五年官庫失玉器勘諸苑戶苑戶常明

對簿時忽作童子聲曰玉器非所竊人則眞所殺我卽所殺之冤也問官大駭移送刑部姚安公紀文達公父時爲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鞫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觀燈歸夜深人寂常明調戲我我力拒且言歸當訴諸父常明遂以衣帶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諸巡城送刑部以事無佐證議再緝我冤魂恆隨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卽覺熾如烈燄不得近後熱稍減漸近至二三尺又漸近至尺許昨乃都不覺熱始得附之又言初訴時冤亦隨至刑部指其門乃廣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卷問其尸云在河岸第幾柳樹旁掘之亦得尙未壞呼其父使辨識長

慟曰吾兒也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實且訊問時呼常明則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似昏醉作二格語互辯數四始款伏又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獄無可疑乃以實狀上

聞論如律

命下之日寬喜甚本賣糕為活忽唱賣糕一聲父泣曰久不聞此宛然生時聲也問兒當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問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

蓋常明薄福小人作此大惡故祿壽不久折盡鬼神乘其心虛假作冤鬼索命對三司質證如生語其父絮言皆實無非常明所素知之事也二格有鬼豈容輕信

鬼神變怪

氣運一陰陽也陰陽和如春日載陽人事如其分鬼神亦安其所若陽太盛如炎夏人事越其分鬼神將順之扶助之人事但見其便易成事更覺其湊巧迨陽因盛過而衰如秋風蕭瑟人事將不順鬼神乃不安其所於是變怪之事大則見於國小則見於家畧舉史事證之

商太戊亳有祥桑榖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修德而祥桑枯死

可知妖孽之興亦待人君修德弭之耳

周幽王岐山崩三川竭六月隕霜

春秋鄭蛇鬭晉石言

秦始皇地裂
漢元帝夏寒日青
漢哀帝有大聲如鐘鳴殿中洪範所謂鼓妖者也
東漢靈帝青蛇見御座上侍中寺雌雞化爲雄黑氣十丈如龍墮
溫德殿中
三國魏湧石負圖上有文曰大討曹
三國吳大帝割據江南英雄一世末年運變有妖托爲神不見其
形但聞其言稱名王表與人問答有體言水旱陰晴有小驗而
吳自是衰矣
晉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東晉日夜出高三丈

唐開元之末太平日久將改元天寶遂有張果葉法善諸人托爲神仙以炫其術

後五代漢隱帝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扉一十餘步而落

後五代唐金陵大火踰月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

宋仁宗河北雨赤雪汴京同日無雲而震者五

宋徽宗宮中黑眚晝見其聲如推倒列屋恆在殿塲永巷彷彿如龜形僅丈餘黑氣蒙之不大了了中有金睛行動鏗鏗有聲所過之處腥血四灑人不及避者遇之昏暈

南宋之末益王即位于福州是日大聲出府中衆皆驚踣

元仁宗陝西山移

元英宗大風拔木

元順帝兩日相盪日旁有一月一星雨血雨毛雨氂天鼓鳴霍山崩隕石數里李生黃瓜

明英宗南京宮殿災當夜即遇大雨火息次日殿基已長荊棘高及二尺

明憲宗即位將登寶座殿西北忽發大聲如天崩地塌仗馬皆驚

右皆史册所載關係國家之大事者也惜不能盡如太戊修德耳今且以鄉邑閭閻之怪異畧記於左

# 神廟妖靈

凡寺廟祛災降福雖一方實叨呵護而不必顯著威靈若鄉僻小廟民間私建本干例禁乃或有求必應香火非常而至煽動一方者大非佳事必因其地正氣衰妖氛結鬼神誘人祈禱而然也蓋人命中福澤幾何災晦幾何不獨多寡有定也遲早亦有定妖氛旣結鬼神竟能將庸庸者之命運默爲轉移福使早得理同筆錄之取功名災使遲至理同符咒之治疾病甚至興起一方之疫癘能發能收以示威靈之顯應君子立心正則正氣足以勝妖作事善則祥光足以化妖福命大則時運足以鎭妖若常人自問無能須齊心共起而攻之則妖氛散而患始除矣

邪祟弄人

鬼神有時乘陰盛而為不祥之氣於運衰之人適當其精神散亂而為之祟使他就溺縊等事若乘人氣惱抑鬱又能誘人動不祥諸念此必因其地因其人因其時有偶然印合之理非人人皆可祟亦非時時皆可祟也

祟忽與亦忽滅萬無盤踞一處為祟之理若人心疑懼可效儺以逐之人心安鬼神亦因之而靖

雖經掘去其鬼亦釋人心之疑也即不掘亦何害以云討替則萬無之理也

妖魅

凡物皆可成妖而狐為易其為妖也亦乘陰盛陽衰之運以行其匿跡隱形偷竊食物等事或有能變易大小幻化聲香其能變人形通人語者得人精氣多也或據寺廟神像或佔人家樓房屋宇或作祟或不作祟大約狐亦有靈蠢之別巧拙之分其術亦有精與不精之異然必於是方於是家於是人之衰運相湊合而施其伎倆抑且妖亦有福命若時運一過亦同歸於盡非能久也
命薄運衰之子偶有為魅惑者覺有物合其陰而精即騰溺或睡夢之中若有佳偶相就而喪精神更或有儼同夫婦為所惑者日漸尩羸惟多佩雄黃麝香可免來時預抹真桐油於陰上亦免不然置獵犬於旁或從獵戶同其居處

昔有人爲魅惑者流冤將至魅亦增憂謂懼其剛暴之氣也蓋一切陰邪之物遇正氣傷遇剛暴之氣亦傷是以太戊修德而祥桑枯死金人入宋而黑眚潛消也

燐火

山深人少陽氣衰微或素有神燈佛燈之名皆燐也一方中地氣運行或亦偶見燐火遊行但熒熒之火從不作啾啾之聲即啾啾之聲亦必不見形作祟鬼神雖一理而其見爲變怪則各別不相通也

山谷陰氣

深山陰氣凝結㙇或有山魈木魅因人跡罕到而成其隱也亦歸

無影無蹤其見也居然有形有質不可徒信爲無也

室神所主

古人室西南隅爲奧今人家中堂亦必有居上一角爲室神所主之處此角宜常令淸潔勿置汚穢刀刃等物如或犯之鬼神或因之爲祟弄人生煩惱致死亡不可不知也

屋頂銜光

人家室中作事或正或邪或喜或怒屋上必各有其光上銜人不克見一切陰物如夜烏妖獸邪魅之屬皆能見之鬼神每乘其隙而爲之祟苟恣肆而不知戒見其光者必遙望而來結室神弄人或有身不由主而成非常之禍人宜愼之

凶宅不吉

人家房屋或犯一方神煞或本地氣不祥或因幽暗而陰氣不散或因高低向背之不順而陰陽不稱居是宅者易致疾病死亡若詢知歷來如是不可不爲留意也

神驚

人家於數日中有一死生驚駭之事往往先於靜夜聞鬼聲一如雛雞口中之聲亦如鬼車鳥（是小鳥一羣訛稱九頭鳥）所作之聲甚清而近非依稀約畧者比鬼神何知但迎驚駭之機而作是聲故謂之神驚人必與此驚駭者乃閧若其事果否死生實不定於此也但死生雖不定於是而究竟是足慮之事若不足慮之事亦有令舉家驚

駭者從不先見神驚神驚之聲必兩三人共聞若一人獨聞則必另有睡熟之人在旁雖不同聞而神可借也

## 屍異

血肉之軀死無不變乃亦有不變者因故棺開或屍乾如腊或竟如初死此秉妖厲之氣而然也道光丁酉三月邵邑大東門外洗同興傳瓦行後空地向爲外來人厝棺之所有他方人流落邵支因病死棺厝其地已五年矣其家來提骨開棺見屍如初死衣帽已毀而屍肉發硬不乾不腐眼珠仍紋唇與舌色稍黑亦皆如初　又道光丙午金山桂死於獄庚戌歲故衆目共睹乃燒而收骨焉　又底因葬易棺共見其屍亦未腐又有屍將殮忽湧肌蟲無數此因困頓之運而見是不祥余目擊者屢矣

至若僵屍迷人走屍攫人見之小說得之傳聞者均難輕信

## 雜事

乾隆戊子二月余家桂樹開花三朶形如秋海棠色黃帶黑其香可愛甲午五月族伯家燒雞一隻入夜發光如螢甲寅六月族兄家蝦醃王瓜及夜亦發光如螢又余曾目擊人家蒸糯米忽一甑紅如赤豆飯又有做白酒成粉紅色稱仙人酒又有蒸年糕出甑忽分兩半又有當初冬時忽發牡丹芽實護之十一月開玉樓春兩朶又有中秋後忽起蕙蘭花三幹類是一切之變怪記不勝記皆應如響

人在運中如在燈前必不能覩燈後之物忽然得見可知其不在燈前也卽以蛇一物言之蛇固陰物也其足尤詭秘數尺之蛇足長六七分甚多如蜈蚣然色紅赤其端皆有三爪有意欲見之置

活蛇於白紙上或綿綿上可見若一打即縮而隱矣無端忽見其足與其交亦主不祥

人在運中如坐高位必不及取卑下之物忽然能得可知其不在高位也即以魚鳥小物言之既無網罟又非繳弋徒手而得亦主不祥

右家常雜事而如是者或因運逢缺陷則凡事謹慎切戒有所興舉過去斯免若不獨缺陷則運之變也

右鬼神變怪雖多言氣運所致殊不知氣運亦因乎人也人果守正而不變我未見氣運能移之者此人定勝天也人其善自反歟

## 妖術

余昔隨侍先君雨亭公宦游滇省其地稍留舊習跳端公等術雨亭公任事一方必力爲禁絕有老於幕府計生者伊博覽羣書之秘要備知各省之民風因言一切妖術爲官法所必當禁者亦仕宦所必當知余即諸書所記之事細爲諮訪知人於鬼神當敬而遠之以安定命不當狎而弄之以成妖術妖術成而害他人即害自己命中所有先天之陰騭諸惡所不易折者竟因妖術折喪是當深惡而痛絕之也余與計生相聚數年今追憶余之所問與彼之所言錄其一二以昭鑒戒

一問扶乩

蚓菴瑣語記杭州術士陳何元自言龔眞人曾降其廬授以禮斗降乩之法請仙不須兩人扶乩自能執筆書判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伊前在某官幕下禁止當地扶乩因細思其情謂鬼神本無知識一因平當乩者之靈以爲靈則其智甚黠必託爲某仙某佛或前代名人叩以天上冥中之事必曰天機不敢泄漏其實並無仙佛並無名人之鬼及天上冥中之事特作藏頭蓋尾之語俾不露所誑耳

又云當乩者不但要能詩能文之人抑且要聰明不羈之士則乩因人靈爲最便不然人之才不足乩之才亦不足

又云乩書於沙盤飛舞旁人執筆錄之詩文詞賦頃刻成篇與人

應答而兼諸語往往盡妙若當乩者生平見過之詩書實已就忘乩神能搜人心曲引用而出凡人作詩文搆思非易乩因人靈則不假思索竟有完善出色者

又云乩前侍立諸人或有私事爲兩人所共知者乩便知之若只一人獨知者乩不能知若兩人甫自外來未與在場諸人混合乩亦不知

又云案上有某書壁上貼某詩旁人未曾屬意雖執乩者不知而乩上易知若旁人有意置此書詩留心以試乩之覺察則不能知余聞其語因悟人所守之事鬼神不得知之又悟鬼神若守之事人亦不能覺察也

又云人呈詩文一卷末開緘乩不知也開而一著執乩者之目雖並未看明則已百行盡悉評論删改無不中款

又云在場諸人或因事暫去乩前另有外人來說何語作何事在場諸人仍來當乩則全乎不知余故前云無人便不靈人外別無鬼神也

又云在局之人或情深罔極乞引先人之靈到壇則約日來降故意爲難或仍不至卽至亦不數語便稱有事急去實則亡人並無靈皆乩神詭託欺人惟恐以隱事詰問而破其欺故稱急去也

又云凡當乩必兩人左疑右人之所爲右又疑左人之所爲彼此相疑而鬼神鼓舞於其中余聞其言因悟天下事人我之間皆有

鬼神鼓舞於其中者也人安得知之須知而愼之
又云乩有稱善書法者亦必因人之能以爲靈人爲縛筆於乩縻墨汁承以大小紙幅寫大字成匾對小字成單條行楷並妙
又云乩有令人備紙幅於桌四面押定不使走動磨好墨潤好筆諸人避出片刻而入則所乞書者均已成就墨未乾也并有乩以詩章與人令人在壇尋得則尺紙上書碎字點畫勻細不類筆寫此並非與人習熟便可靈不因人殆聯結妖魅或祟同人做詭只能偶一爲之者也
又云有開方爲人治病始或不甚荒唐久必悞事而後已
又云有以修鍊之術授人教人服氣坐功騙人照其法行之而喪

厭身

又云在場人正乩意亦正人心習久而誠減乩意亦從而偏或作荒誕不經之言或騙人日後富貴動人妄想甚至以符咒援人册妖術之端故律有重禁

余後又閱紀文達公如是我聞姑妄聽之槐西雜志灤陽消夏錄又續錄及趙甌北簷曝雜記多有扶乩之事知計言不誣

一問避刑

律例所載有避刑邪術又有代爲架刑之人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此等案情却未曾經辦但聞之同事云邊省有收水者以符咒治跌打損傷立效理畧同於祝由科是術書符於水能令犯

人吞之受刑不痛又有寄水者能以人手足寄於他物受刑如有代更或如孟嘗鬼術以木石易人手足見七修類稿非易去其體乃易其神耳使人如半身不遂或至於死然不過小靈小驗究竟難逃官法不然官法亦何所施乎

余謂跌打損傷及一切雜病治之當以藥醫爲正若符咒則偷竊造化以惑愚人目前免其一後日償其二也

若避刑架刑以及易人手足總以小驗惑人當官法紀人命死生妖術豈能爲役

一問蓄蠱

洗冤錄載造蠱者取百蟲置皿中經年開視有一蟲食盡諸蟲而

獨存者爲蠱能隱形似鬼神其毒不一皆變亂元氣多因飲食行之

又載金蠶蠱一名食錦蟲屈如指環食故緋帛錦如蠶之食葉滇蜀湖廣閩粵皆有姦人畜之取其糞置飲食中毒人人即死蠶得所欲則日置他財使人暴富然遣之極難水火兵刃都不能害必倍其所置金銀錦物置蠶於中投之路旁人偶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不然入人腹殘齧腸胃完而後出也此據洗冤錄所載未知其說皆是否一云金蠶畏刺猬

又載粵西有藥思蠱狀如簡雞蟲如蠶豆大能變作小孩形遣嫁之法彷彿金蠶問此三說何如

許生言伊與同事多人從未經辦蠱案想妖人畜蠱害人致富則必有之余前偶閱野客叢談記有祀猫鬼者毒人食人臟腑人必心腹刺痛吐血而死則死者家財搬運而至以致暴富猫鬼乃老狐之鬼依人行妖或即蠱之說也

又云俗傳向神借債神能使人頓興財運福盡而災晦駢集可知富厚繫人福命人之蓄蠱其罹天罰不知何似也

一問鐵布衫

蚓菴瑣語記廣信鄭龍如所著文集中載明劉大將軍綎門客名鐵布衫者有異術與人角戲其身挺立不動加以矢石拳棍畧無所傷予友傳一法亦名鐵布衫又名金鐘罩試果如龍如所述同

時里人徐姓者亦受是術偕數人飲娼館潛與友約佯醉角力友持斧斫徐畧無所傷娼驚駭成疾徐後恃術作逆剽刦閭里爲士兵所殺術竟不靈子亦傳是法符咒俱全自維老矣且徐藉此造逆竟隕其軀前車可鑑若留婖習貽害子孫取書焚之蓋鐵布衫者法名非人名也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此術得之傳聞鐵布衫金鐘罩者均言有物護持無可傷其體也人以手撫摩其體則猶人也若有意傷之則其皮肉中有硬核頂拒雖眼中以鍼腎子以斧皆不能傷然用之頑耍則靈若用之戰陣則毫不濟一犯官法亦即無靈

又云是人持一索立門限十人用力引其索不動此神助非實力

也及有扛挑之事不過需兼人之力伊卽不能
又云是人自誇壹志凝神鍊四十九日成其術時見有如電光一
閃自頂至踵心無驚懼乃成有一人光甫至眉睫驚而止後但靈
眉上一段
余以是知妖術雖靈皆不過頑耍之事如金鐘罩果能有濟則
徐姓何至爲土兵殺也
一問筆籙
討生攜抄錄八股文一本似明文啓禎格式討云此文傳言乃明
季筆籙所改窗課余以其言不經代爲火之後問筆籙何如
討生言前朝文人有鍊筆籙者其術須鍊四十九日苦功乃成每

作文一凝思而神至如醉如迷迅筆無停倏忽成篇不假思索文之機調書卷皆若人所知所能而完善出色則神之助也但能此術者相戒不得應試教授生徒雖窗課衆多判改如飛也若入場應試則鬼神有暗通之理必中主司之好尚以投其機中式之後殃禍横遭悔之無及傳聞明季有三人能是術不守其戒而應鄉試一人中後以故不能北赴春闈越七年惟一子已十四歲死其人懊喪失志不久亦死一人中後不久發癡一人中後上京墮車折其右臂蓋功名本若人命中所有鬼神助之使登禍已如是若功名非所應有術鍊不成即或鍊成功名亦難强取有操是術入場五次遭病遭貼從未能完畢一次者而且神之明昧惟人所召

儻因人質鈍而致神之不文若人雖後來用盡困勉之功作文時無不昏憒以蹈故轍

余謂人讀書至文理已通加功勉之何患文章不佳而求神助富貴爲命中所本有屢試求之何患功名不就而必欲速人之弄鬼神適爲鬼神所弄然此在討生亦得之傳聞未知前代眞有是術否

一問惑衆

蚓菴瑣語記令民閒盛行所謂教門者誦偈談經男女混雜歷朝厲禁而風愈熾蓋緣其師挾一幻術傳教與徒有置水一盂令人照見各樣衣冠有狐傳異香令人聞之皆願歸附又有坐香運氣

存想捻訣不數日閉室中見一景象或見祥雲瑞靄天樂騰空金殿瑶山仙童玉女種種奇異愚人信爲得道死心歸向明時有盧某者妄撰僞經名曰五部六册近世尊稱爲盧祖山東西則有焚香白蓮江南則有長生聖母無爲糍團圓果等號約數十餘派各立門戶以相傳授但不知起自何時偶讀宋葉石林先生避暑錄乃知出自漢天師張眞君道陵眞君始行教時凡授道者出米五斗故云五斗米道孫魯嗣行即羽流家所傳齋醮祈禳符水祛禳法也魯爲劉焉督義司馬雄據巴蜀垂三十年曹操征破之後有（原文有脫）紅巾張角等亂遂爲時君所禁其徒之高者仍嗣正派有不肖者志圖衣食慕世尚佛且僧家所入優厚遂附麗釋氏事魔喫菜而

誦金剛經謂之金剛禪其所挾幻術大約道家緒餘其傳道之時必與歃盟密室懼以地獄果報卽夫妻同授秘不相洩予詰親友在彼教者雖不詳言其所以然其畧道運氣坐功拜表齋天俱道教科儀益證葉語之不妄彼所謂聖母者卽斗母也梵團者虛靜天師所嗜今龍虎山祭必以梵也究其立意亦不過勸人茹齋戒殺化暴慠愚不可謂之全僞第其中師長匪人藉此作奸所以不齒於端人見羅於國法也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妖術惑衆在漢黃巾在元紅巾在明白蓮等教始藉小靈小驗以惑一方及黨衆既多不能無犯當官以法繩之彼恃衆而滋事矣滋事之始原慮所犯重大而卜之於神每爲妖神所誑於

是爲匪似有所恃且恐錯失機會死心一黨以遂其意及官兵勦辦術本甚靈者忽然不靈並伏官法而爲害已不小矣所以當官須慎之於始稍有影響卽行嚴禁不使黨衆既多流而爲害也

余後閱勘定教匪述編記妖賊羅其清苟文明蠱惑鄉愚其術有命課入民家排算舉家生命曰此王侯也此夫人郡主也最後至其家主大驚伏地曰求數十年不得乃今遇於此前緣定矣授一鏡令自照則見冕旒黄服夜使燃燈念咒羅拜燈藥漸大如盤盂復取金鼓亂震戸內敞廝爲門當堦側聽䆓無聲響愚民信之遂首領不保觀此知計言不爽

一陽採生

姑妄聽之記大學士溫公言征烏什時有驍騎校腹中數刃醫不能縫適生俘數囘婦醫曰得之矣擇一年壯肥白者生刳腹皮瞞於創上以匹帛纏束竟獲無恙創愈後渾合為一痛癢亦如一公謂非戰陣無此病非戰陣亦無此藥信然

蘇屬拐小兒案後見吳門補乘拐子多浙人乘箬包頭船假醫卜雜技以游城市咒餅餌與兒童食輒迷不省遂引至舟中矐目𢧵肢體使之索錢街市雖父母不能識弗從命則以銅管生吸其腦𦞂其肉以為糗或合藥貨之治疮神效所奉神曰麻叔謀曰抽筋娘娘祠在太湖中荒山上逢令節則祀以人是人而毒於獸者前方問亭觀承宮保為御史時曾被　命來蘇於滄浪亭審此案又乾隆三

十五年夏破獲於吳江江浙二省會訊兩案祇甕現獲者俱難根究其黨也問此兩說何如

計生言以人身之物治人損傷此幻理也在軍前殺人如草之時每多傷不應死者償其術又有當死而未膺殺戮者供其採割各如乎命妖術舞弄其中凡軍營類有此醫傳聞明季張獻忠屠蜀時陳士慶之術最著但士慶自已絕後所治皆取幻理亦復何益至若妖人採生合藥治病究竟何人秘此而得長生可知妖術一途均為鬼神舞弄使有小靈小驗而身罹重典也

詹曝雜記嶽州歙縣妖民張良璧能吸童女精髓年已七十餘鬚眉皓白而面貌只如少壯嘉慶十六年案破良璧照採生炙

割律凌遲處死妻及子皆遣戍此亦可證討言

一問圓光

如是我聞云世有圓光術張素紙於壁焚符召神使五六歲童子觀之童子必見紙上突見大圓鏡鏡中人物歷歷示未來之事猶卦影也問此說何如

討生言人家失物不由盜賊外來者家衆彼此推諉因延習圓光者到家施術置鏡燈前使兒童窺之見鏡中一人面不了了而身穿何衣足穿何履偷竊是物蓋皆衆心擬議可及之事也心虛者或露出實情其實失物情狀豈能以術得之更或其物爲家長藏好遠出因未與衆說明致家中生此擾也

吹影編朱濟庵於舟中失一銀盃心疑舟人婦也延善圓光者致之光中見一舟舟中二客皆濟春友忽相與立鷁首野望舟人婦乘隙探半身入艙取盃藏艄艙板下頃之舟至岸二客入艙取盃不得若尋覓狀已皆登岸復有數人持燈火尋覓驚疑而散舟人婦乃取盃付其夫兄某袖至銀店傾銷相與剖分歷歷如繪後露踪跡實非舟人婦也又有貴官失珠價值千金有董慕能圓光光見一吏抱文書立案旁乘隙藏珠袖中出於是拘吏拷掠備至無實後啓一櫝珠儼在蓋貴官理文書藏珠於櫝而忘之也吏已死獄中矣雖悔無及董自是不爲此且舉以戒人

余因悟妖人以術騙人人受其欺而妖人亦爲術騙不自知其術之非眞此其所以爲妖也

一問迷惘

灤陽消夏錄記德州宋清遠先生言呂道士善幻術嘗客田山薑司農家値宴賞有一俗士一少年一老儒殊敗人意滿座爲之不樂道士書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匝俗客趨東南隅坐喃喃自語乃與妻妾談家事少年則坐西南隅流目送盼妮妮軟語備冶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上講孟子如與四五人對語酒闌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始醒自稱醉眠道士曰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卽用此符當時誤以爲眞仙迂儒又以爲妄語

皆井底蛙耳後在旅館攝一貴人妾魂急捕之已遁去
聊齋志異所記多前朝事云有副將軍某負貲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為天子近侍茶已請閒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儻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須躊躕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內兄於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為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何在誰將就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參謁殊傲睨不甚為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計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翻覆其人笑曰兄

慮之過矣既能與之豈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夕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眞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俟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劵對付而去於是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爭忿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及述所遇牟如夢境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革

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騃豈朝門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問此兩說何如

計生言幻術迷惘類能變人聞見使人認假爲眞視無爲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妖狐迷人入荒園破屋一如琳宮珠戶亦同又云邊地相傳有隱形法者其人靜坐一室令人入來尋覔無所見即遍爲摸索亦不可得在索者已無處不摸到在其人但見索者四處摸到而獨未到伊一席之地若非幻術何使人迷惘如是但若數人入室尋索即不能隱或欲藉此逃法網則斷不能

一問追魂

蚓菴瑣語記崇正甲申有吳江薛生號君亮者至我郡能李少翁

追魂之術又善寫照其法書亡人生死忌結壇符室懸大鏡於祭
南設胡床於案下床鋪素紙持咒焚符七七日覩鏡中煙起亡魂
從案下冉冉而升容貌如生生對魂寫照畢魂復冉冉而下亡四
十年外不能追矣郡紳徐家宰石麒父卒時未膺封命後麒貴贈
官追至衣冠之一如所封主事高登榜罹法典刑其子高承埏追榜
魂至手挈自首而升知府沈震龍子婦屠氏以產死追來滿身污
穢吏部主事吳昌時婦陶氏追至身穿水紅衫面色如生

唐陳鴻傳長恨歌傳記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隱
起太真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維形神憔悴
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即死不恨道士出

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僊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事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眞貴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煙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遊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葳蕤鎖鎖之於是太眞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目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於

不意其言甚多大眞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於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眞所以尸解今見爲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冊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於李夫人是耶非耶遠矣問此兩說何如

討生言傳聞有習替亡之術者能以兒童之魂往陰司替亡人之魂回家即藉兒童之口若囈語然說冥中苦樂情狀實則並無陰司亦無亡魂其事全屬欺妄若人至憶想生魔又爲妖術迷惘亦何事不可欺乎

一問樟柳神

隨園隨筆云今邪術有樟柳神謂能役遣童男女魂以報事也按楚語史老教靈王拒子張之諫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韋昭註中身也殤宮殤所居也執謂把其祿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制殤也此樟柳神之始也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伊曾幫辦樟柳神惑人之案并連製造之家故知之審云雕樟柳木成寸長之人施以術則靈攜於身能將一切不要緊事向人耳邊報語並坐之人不克聞也但祇能報語不通問答造此總爲妖術以云攝小兒女魂爲之無是事也又別有符一道名報耳神亦同其不報要緊事非不敢報也凡事有干係實於禍命有抵則隱凡事無干係即無抵乃顯在人視之若一致在鬼神實判

兩途樟柳神豈有知識其能報者妖術幻取目前顯然共知之事聞於人也故門口有賣物者過則報背後貓犬竊食則不報外面客來則報屋後賊至則不報與造之家有求其術者伊家必先書若人名姓卜於神前大約有禍者不落此等術業妖不附也無福者亦不就此等術業妖無藉也必畧有薄福而將盡以致不祥者乃與之若人挾樟柳神而拐騙無知之財物迨盡其薄福而術亦不靈若人亦概可知矣姑將其拐騙之事畧記於左

一相面算命拆字排攤以待人至其前妖鬼即默報來人之境遇與來人家一切所共知之雜事於是本所告而又裝點以為言則語皆動聽人之惑焉者多矣

一行醫術以稍知醫理之人挾此術行道江湖病者延其診治或欲告以病之緣由彼則止之曰毋告我能按脈而知於是按其脈即照妖術所報病情一一語出人無不敬爲良醫不惜重酬以求其治者多矣

一關亡魂點香燭詭作念咒以召亡魂聽妖鬼所報說出亡人家一切不要緊之事目前亡人所識之人均能道其名姓此在智者尚疑信參半愚者能不信乎

一看香人家疾病不安看香者詭云能於香烟上看見其家鬼神察其休咎曾有一看香者至某家即妖鬼所報刼難添枝葉忽有鄰婦走來知是婦非曾與其夫戲語曰我將就縊也看香者

乃曰此位娘娘何故有縊鬼隨其後衆熟思駭異咸信婦有是言遂召討替之祟也

余謂挾樟柳神廣騙人財所得之財皆其命中所應有特受其欺者天未必補償其所失故君子不可以不智也

一問搬運

灤陽消夏錄記一術士舉魚膾一巨椀拋擲空中不見云已在書室畫厨夾屜中時賓從雜遝書室多古器已嚴扃其媵僕閒雜人等足蹟皆不得至何由而進且夾屜高僅二寸椀高三四寸許斷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鑰啟視則椀置案上換貯佛手五原貯佛手之盤乃貯魚膾藏夾屜中是非搬運術乎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凡戲法皆無符咒若搬運則妖術攝取之法也其搬運之物必若人自己位置一器中或一室中謹閉而往他處試其術能將此物一一運去亦能將他物運入此器此室

又云近歲屢聞有操是術以行拐騙者騙富家云能以少變多先與銀一錠彼當面封貯匣中刱交富家藏好云須越七日開則彼已將是錠攝去使其黨速往銀店照樣傾成三錠開匣時攝入則一變爲三也再試不爽與以重大乃攝而逃

余謂人心之癡於此爲甚彼能以少變多應秘其術以致自己之富何故來炫其術而願繼我富也其誠僞無庸問也

一問燒煉

七修類稿載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鄰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日與永德遊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爲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愼勿以授人如

陳卿者也後偶與陳希亮（談圃作仲亮）語及此僧所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負此僧未幾陳以贓敗去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死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其弟爲人煅銀以給食日亦未足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奴設四肆弟兄俱於肆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來有顯者迥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煅工以遮人耳目予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擕一書告予曰吾兒得此足衣食今獻之於翁少丐錢穀可乎予因益信張丞德陳仲亮之事召醫姪（原文有悮）姪素好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爲今

亦同棄世矣嗚呼晏子有言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丞德得方未必不沒官也而東坡遭謗遭讁岌岌窮途而病死者亦或曾試此耶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以硃砂鉛汞煉成金銀多假託以行其拐騙然未嘗不眞有是事但煉此而得之財即若人日後命中應有之財使蚤得於前已不免受天之譴亦何益也

余謂以此求富猶前言筆籙之致貴也皆妖也若金銀眞能由煉而成則其術豈能久秘當必在在設爐竈共相較逐矣

一問陣圖魘魅

如是我聞記道士㕍斗樞手撮棋子布几上中間橫斜縈帶不甚

可辨外爲入門投一小鼠從生門入則曲折尋隙而出從死門入則盤旋不能出以此信魚復陣圖非虛語然斗樞謂此戲劇耳至國之興亡繫乎天命兵之勝敗在乎人謀一切術數皆無所用從古及今有以壬遁星禽成事者耶卽符咒厭刻世多是術亦頗有驗然數千年來戰爭割據之世未聞某將某相死於敵國之魘魅也其他可類推矣何如問此說

計生言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唐詩也然孔明著是名未曾收是效其說已可知矣至以術使人精神瞀亂甚至發狂昏眩或臥病危迫致人生死此史册所載巫蠱事也非不小有靈驗然人各有命往往行之無成

一問魘術

灤陽消夏錄云伯祖湛元公從伯君章公從兄旭升三世皆以心悸不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治宅匠睨樓角而笑曰此中有物破之則甓磚如小龜一故燈檠在焉云此物能使人不寐當時圬者之魘術也汝允自是遂愈此何理哉然觀此一物藏壁中即能操主人之生死則宅有吉凶其說當信矣問此說何如

討生言人家大興土木工匠處神煞有犯因造魘使禍有攸歸更或有所不慊而為之均主不利於居是室者實不必應驗也若傳聞奇驗多出附會如果真靈應必是家運薄而與之合則造是魘者必先自不祥矣

一問走無常

如是我聞云干寶搜神記載馬勢妻蔣氏事即今所謂走無常也武清王慶坨曹氏有傭媼充此役先太夫人嘗問以冥司追攝豈乏鬼卒何故須汝輩曰病榻必有人環守陽光熾盛鬼卒難近也又或有眞貴人其氣旺有眞君子其氣剛尤不敢近又或兵刑之官有肅殺之氣強悍之徒有凶戾之氣亦不能近惟生魂陰體而氣陽無慮此數事故必攜之以爲備語頗近理似非村媼所能臆撰也問此說何如

計生言走無常者人臨睡吞符水則必夢爲一鬼引去倩取病者之魂人遂信無常鬼勾魂不能自入人室覓生人之魂爲助實則

並無勾魂之鬼亦無病死之人特呑妖符而幻此一夢耳而巫者
正藉此造言以惑人
余閱灤陽消夏錄與槐西雜志均有走無常事又夜譚隨錄記
佟觭角爲巫而走無常能祓除不祥知皆附會假託而訏言實
無差謬也
余年十九在滇有家人閒談往事亦近似走無常其言云有某
太守者不知爲前何代官吏伊素有心疾發則如死夢入陰司
辦事其後爲蜀郡太守夢幻日增心疾頻發時有大帥鎭蜀忽
奉傳喚適膺是疾家人以病告及甦已夜半矣次早往謁帥詰
何病某以實告帥奇之欲得其詳某曰洩漏天機兩不便也越

日帥偕入客室問之某難盡隱畧言一二曰十年之中荊楚有事今所急者人口册也帥問有官吏名乎則曰帥第一人也帥愀然不樂某曰此盛事也人誰不至此而能若此者有幾人乎帥問此事究竟某曰是何妨哉五六年後以次妥協耳帥曰我何必計身須爲我一言究竟則曰二三十年西方有事餘不再言無何某攝上官事偶下泄呼家人囑後事且告之曰我本應上擢名亦在册因妄言夢寐罰終於是其夜以疾卒家人扶柩回武林傳聞至今竊思陰司何在册子以何物造夢寐之事殊不足憑即使其言果有徵驗亦不過多言或中耳何足信哉

又灤陽消夏錄記顧員外德懋自言爲東獄冥官如是我聞記

顧郎中德懋在陰司治獄姑妄聽之記顧郎中德懋世稱判冥諸書所記似鑿然可據然余以走無常妖符幻夢推之頗疑顧公亦惑於術故如是我聞又云地球九萬里國土不可計人當百倍中土何游冥司者所見皆中土之鬼無徼外之鬼其在在各有閻羅耶嘗以問顧郎中德懋而不能答也

讖緯術數

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說已近於術數人生世上但當盡人事之所當爲何必求知以後之事況以後之事果已預定而可預知則君子知之必赴義不勇小人知之必趨利生禍可乎然帝王以家國之大問世問年非吾人所嘗論若常人求知以後之

事而信讖緯術數則惑於妖也余故以之附妖術之後亦錄史事證之

周宣王時有檿弧箕服之謠致逃亡者收養褒姒以成日後之禍數卽有定而讖則弄人以誤事也

秦始皇信讖而築長城徒事勞民傷財卒以二世失德非關北寇信讖何益

東漢將與莽國師劉歆改名應讖遂與將軍王涉謀誅莽事洩自殺亦誤於讖

東漢光武已定天下儒生彊華進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自高祖至光武二百廿八年又光武起兵二十八歲數皆四七火爲

主乃卽帝位夫正位凝命自有大體似不必信讖應之

三國吳主孫皓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皓於是不修德政專事兼并亦誤於術

秦苻堅既以讀讖殺王彫王佩讖過光武乃後又信讖入五將山致爲姚萇所執終誤於讖

梁太子蕭統謬聽道士之言曰此地不利於長子埋蠟鵞等物於墓側爲厭禳之術致終身慚憤不能自明亦誤於術

唐太宗時太白屢晝見占曰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太史令李淳風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歷數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其人已在宮中帝惡之於是殺武衛將軍李君羨亦誤於術

唐德宗時術士桑茂道請高大鳳翔之城以備非常是固已定李

希烈朱泚之事然日後德宗竟諉之于數不思悔悟修省亦誤

於術

後五代周世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上有讖語乃疑點檢張

永德而以宋太祖代之亦爲讖誤

歷稽前代之讖緯術數見於正史者彰彰如是而皆術士之興妖

以弄人也大約盛衰治亂限於氣運則有之其曰預定已非君子

所宜信若定其事者又定其名稱位號必多附會正史所採亦不

盡實也如必信術士所云則人爲戲場之優伶數爲戲本之名目

開場何如收場何如其中一切之節奏何如爲優伶者照本演唱

絲毫不克自主即大姦大惡亦不得爲小人咎大忠大孝亦不足爲君子多吾人勞心刻志以講明人事皆徒勞也其說何可問乎無已則以定數爲定命即余前所言福命有一定之限量也在術士豈能知命而著讖以弄後人或者傳疑傳信唐宋以前多不經之語自元而後一切圖讖秘記不聞復有流傳想上爲之禁民閒已銷毀盡絕也而世之好事者雖一言一動均喜言事出前定以爲奇倘有爲之造言簸弄於其閒亦足爲人道之害故余歷舉術士之誤人以爲戒俾衆庶知所戒而勿復言數則幸矣

又信術數者固當知戒而在術士務知以後之事愈宜重爲之戒也夫當世事物之繁賾人情之變遷君子窮理尚不克周知孰能

知後世之事若果能因其知之精而至知出理外則必未有能保其令終者此可比人受英雄籠絡不知是術方得終受解衣推食之恩如或知之必爲所忌天人同一理也漏洩其機豈得無晦人又何故刻意求知而至干天之譴也

右記人世妖術可云詳且明矣計生言仕宦所必當知者以當官欲申禁令於民而猝難徧攷諸書之記載則妖術之何以興起何以惑衆何以爲害何以蔓延一時焉能盡悉夫前事者後事之鑒余故彙諸書之要又徧爲訪切而備細錄之士林中儻有講求吏治者此書固不爲無用而吾人以身涉世亦當知所守而不爲惑也

人不知命而輕信鬼神必至爲鬼神所弄人若知命而聽命於天則鬼神効順而爲人用故君子以知命爲守身之要也

祥瑞

自上世至今數千餘年歷稽聖帝賢王蕩蕩乎與天同大巍巍乎其德難名於時民安物阜人壽年豐雖窮簷妖厲深谷陰氛無不潛消於光天化日之下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情鬼神鼓舞又必有呈其瑞而獻其祥者考之正史

太昊伏羲氏龍馬負圖出於河

炎帝神農氏天應以嘉穀地應以醴泉

黃帝有熊氏大魚負書獻於洛

帝堯陶唐氏麒麟遊於郊藪鳳凰巢於阿閣
帝舜有虞氏景星出卿雲興
夏王大禹天雨金三日
商王湯白狼銜鉤
周文王鳳凰鳴於岐山
武王白魚躍入王舟赤烏流於王屋
成王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
漢高祖五星聚東井
宣帝鳳凰集京師
東漢明帝大有年

章帝有青龍黃鵠諸瑞

唐太宗貞觀四年大有年

宋太祖乾德五年五星聚奎

自宋而後亦有祥瑞可攷而知也竊思古聖王因天之祥乘地之瑞制禮作樂以垂教萬世後之人飲和食德於流風餘韻之中習焉不察相安者遂若相忘余謂五星聚奎一事言之以著鬼神之德奎文星也中土將開至大至正之文運其休徵先上應乎天蓋宋太祖承五代之變善處藩鎮以收兵權罷節度使以奉朝請又重讀書之士詔求前代遺書自後戢爭以息文治獨隆彬彬乎一朝之盛遠過漢唐即今之八股文章亦始於宋代也此文爲前所

未有其詞意中而正一切妖邪誕妄之說不入也其體格精而嚴
一切鋪張揚厲之言不侚也明太祖以首出庶物之資洞鑒此實
天地浩然之正氣千百世建中立極者非此無以揚其庥遂用以
定取士之正鵠二百七十餘年之名卿賢相胥出於此也
本朝太平一統紀綱法度咸與維新獨設科之制仍循其舊誠以
此文代古聖賢立言可以正人心而維風俗不容或廢也至我
皇上道光元年四月辛巳朔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於奎壁之分壁
為圖書之府與奎並主文運自宋以來千載之中兩逢其瑞此豈
尋常之慶幸哉迄於今
大廷懋作人之化草茅歌多士之興讀書君子志存精進者學古

窮穆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孰爲鼓之孰爲舞之而宇宙太和之氣樹爲光華也不
可頌
朝廷文運天開昭垂萬世矣
或曰禮部壽草翰院金槐不猶堯庭蓂莢乎太常仙蝶諫垣神
蟒不猶鳳凰麒麟在郊藪乎而以八股文章爲瑞何也余曰今
之祥瑞何可殫述玆舉其要者言之也世人多事虛無輕信怪
誕古聖賢垂教竟不復計及所幸士子進身必限制於發明經
義苟能發明者返躬自省又何至與俗士淪胥是人心賴以匡
救世道賴以維持者此也天垂其象則文星見世臻其盛則文

治隆祥瑞孰大於是

古之人不盡言鬼神之理姑留神道設教以治愚氓雖取法乎下而庸庸者藉以警戒不少也乃法必生弊後世遂啓釋道譸張言地獄輪迴以誘人之佈施作福養靜修眞將生人本所當爲之事反視爲電光石火而忽之孔子惡鄉原謂其同流合汚以媚世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初不料後世更有亂其道戕賊其道盡橫目之民淪肌浹髓使吾人誦載胥及溺之詩而長歎也蓋孔子之道至斯而岌岌乎危哉余安得不盡言鬼神之理而力爲之辯乎